

前段时间在“夜光杯”上发表了一篇回忆刘绍棠的文章。忆文中,我提到了两次陪他看京戏的情节,最近则有幸再次采访到仁兄的曾夫人和她的小女儿等人,从而获得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一手生动资料。以前仅写了他酷爱京剧的九牛一毛,这次下笔也只能是“九牛二毛”了。

用今天的话说,对于京剧,绍棠兄也称得上是一位“专家学者”了。他在写作书桌的玻璃板下,一直放着一份“民国选四大名旦”的剪报,每天都要看上几遍。这剪报当时已有60多年历史,“四大名旦”评选得分的图表一览明了。评选共分六项,全优是600分,梅兰芳获565分,当选为四大名旦之首,时值34岁刚过而立之年不久,刘兄痴迷的程砚秋仅24岁妙龄,为第二名;第三、第四名的荀慧生和尚小云都正是28岁生日。刘兄评论,这次评选“准确无误”,可谓“恒值”。

他痴迷程派演出和学习研究,自称为“程腔死党”。众所周知,绍棠兄在1950年14岁时就发表作品,他把京剧《新民报》给的宝贵稿费15万元(旧币)竟然几乎全拿去买了张程先生在北京长安大戏院经典名剧《麒麟囊》的少年郎在偏后的座位上看得如痴如醉。那时戏剧家马彦祥指令京昆剧演出须打出字幕,所以使之字字腔腔,得以对正欣赏。散戏后,刘绍棠囊中已羞涩,仅够买两个烧饼充饥,还留得一张车票回家。但他后来对我说:“老弟,我呀不但不后悔,还自豪!因为我已被程先生的艺术勾魂摄魄!”

刘兄在文章中多次说过,自己的长、短篇都

受过文学性强的京剧、昆戏和元曲艺术之影响。对于《玉堂春》,刘兄能辨别总结出梅、程、荀、尚等各目根据自己的气质、修养、禀赋演唱出的独有唱法。刘兄特别指出,演唱苏三“玉堂春好比花中蕊,王子好比采花蜂”时,梅先生对唱这种情人私房话时,神色很端庄,很沉稳,不让观众往情色上想;而程先生

生在唱此剧时神色和唱腔颇显悲恸惆怅,能让观众同情她的不幸遭遇而潸然泪下。他说:“对于苦命苏三,每每听到此处,我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。”

从1945年到1957年,12年中他看过144场名家京剧,每月能看一场,当时几乎所有在京演出的名角都看过。刘夫人对我说:“他不吃不喝不睡觉都可以,就是

不让写作,不让听戏是绝对不行的。”1988年5月,刘兄突然中风,造成左半身瘫痪,不得不闭门谢客,除了青灯下爬格子艰辛写作,就是从录音带中细细品味京戏。程砚秋的名剧《窦娥冤》,一遍又一遍,一字又一句,竟听过300多遍。这种“闻韶忘味”之雅嗜精神大概可以打破吉尼斯纪录了吧!更难得的是他绝不仅限于研究程派创始人程砚秋一人,对后来的此派艺术大家五大支派,赵荣琛、王吟秋、李世济,还有江南的新艳秋,宝岛上的章遏云,都有不同时段上的研究分析和褒奖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,久违的古典传统京剧和新编历史剧纷纷上演,真是枯木逢春,就如60年代新中国经过戏改后形成了中国京剧院的李(少春)袁(世海)叶(盛兰)杜(近芳)和北京京剧院的马(连良)谭(富英)裘(盛戎)张

贾植芳先生出过一本自选集,名为《历史的背面》。这个书名实在起得好,看得通透,充满智慧,而且富有自信,非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者,是想不出来的。

历史本来具有立体性,由许多侧面组成。哪个侧面更引人注目,则时有变动,正面与背面,也常会转化。贾先生在本书《代序》中说:“从历史来说,屈原的名气比楚平王大,虽然后者可以贬黜他、流放他,但《楚辞》却千古流芳;汉武帝可以囚禁司马迁,以至割去他的生殖殖器,但《史记》却是千古绝唱;乾隆皇帝在弄权之余,也算是业余诗人,作品不少,但他的诗作倒不如他大兴文字狱的丰功伟绩在历史上驰名,而他治下的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却名列世界经典作品之列;鲁迅的名声盖过权倾一时的蒋介石;等等。这就叫做历史无情而又有情。”这是宏观地看历史。单就文学范围而言,其价值认知也是变动不居的。唐代初期,宫廷诗人曾经显赫一时,其代表人物上官仪经常跟着皇帝转,“私宴未尝不预”,但文学史上却没有他们的地位。多年前,有两位年轻人提出“重写文学史”的问题,颇受一些人的非议,其实,由于时代的发展,认识的变化,历史总是不断地重写的,不可能一锤定音。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,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。

(君秋)赵(燕侠)头牌京剧表演大师们旗鼓相当的热闹对阵。报纸上读到两大剧团的经典剧目,绍棠兄兴奋不已,为了求得一票,他不吃不喝不睡觉,深夜去人民剧场和工人俱乐部排长队买票。

刘兄对当今程派杰出的后起之秀张火丁评价很高:“很年轻,天资好,悟性高,极有发展前途!”上世纪90年代,张火丁知道刘兄酷爱痴迷程派,就登门新“蜗笼斋”探望和讨教。对火丁姑娘,他指出:“让杜近芳演贫苦的白毛女并不合适;咱们程派最对路了,你要能演就好了。花脸大师袁世海演黄世仁大材小用了,所以整出戏只有对路的李少春扮演杨白劳最合适,也仅此段和喜儿的唱腔‘人家的闺女有花儿戴……’流传下来了,可见京剧中的优美唱腔特别重要。”

便的确是淡而清冷,又不符合心里面描绘的样子。

和桂花不同,雪松不是中国传统便视作香料的成分。宋人的《新纂香谱》里记有“甘松香”,说它产于凉州,味温,煮汤沐浴,令人生香,听起来并不清冷。一些擦在身上的香粉里,如“梅真香”也会用到甘松,加了丁香、白梅末等,更让人觉得软玉温香了。但诗里面写到松香,往往联系到隐士高人,或是僧侣、仙道,还是给人一种出于世外的淡而清冷感。

也许因为桂花的香气随处可闻,寻香时,总盼望能有一款还原的。雪松却是不常见的,有道是相见争如不见,闻过了反而觉得失望。那么多雪松香里,我偶有中意的,或是杂了众多花果香做前调,或是名字起得颇为清雅,不需要闻,盯着那数字字,也能脑补出一段清冷宜人的香气来。大概我喜欢的不是雪松,而是文字所带来的氛围感。

得益于那位游戏角色的出圈,如今身上带有雪松香的虚拟人物也越发多了起来,至于雪松香的描述,总难逃清、冷二字。人可以通过香水留住季节的味道,将它融到自己的身体里,甚至成为一种人设。谁说香水没有人设呢,或者,应该叫香设吧。

夜光杯

这是说,一切历史都要根据当代人的观点加以重写。所以,贾先生的乐观、自信,并不是阿Q精神,而有着历史依据。

鲁迅总结中国文学史的经验,提出了“帮忙文学”和“帮闲文学”的概念,认为中国文学史上多的是这两种文学,而缺少独立品格的文人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,可惜未能引起文学界的充分重视。贾植芳先生信奉鲁迅文学思想,宣传鲁迅不遗余力。早在1952年,就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开设鲁迅研究课程,开创了复旦人鲁迅研究之路。他学习鲁迅,想用自己的眼光来观察人生,如实地描写人生,努力去改造人生。但结果却是到处碰壁,监狱成了他的老娘家。他有一本回忆录,叫作《狱里狱外》,写出了他的人生经历,很值得一看。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生活记录,而且包含着许多人生哲理。

去年我收到一箱子《贾植芳全集》,并应邀参加了全集出版纪念会。这套书是他的一些学生为他搜集整理的,有十卷之多。贾先生被剥夺了多年的写作时间,但还写出这许多作品,真是难能可贵。他是以文学为自己的生命,所以复出之后,虽已年老体衰,但仍是写作不止。笔下流出的都是他的人生体验,值得我们细细阅读,慢慢体会。



谁家的小妞

(素描) 张定华

去年底,听说“娘家”要动迁了,像我这样快80岁的老人,总有着一种怀旧感,赶紧就去当年的“娘家”走走。

“娘家”是在上海建国东路39弄23号,这里原来是叫康梯路康益里。文坛泰斗巴金仙逝后,《上海滩》杂志上刊载了巴金原来曾住在康益里4号亭子间的消息,这一下,康益里也出名了。其实我少年时代就在巴金的一篇序言里看到过,他曾在康益里亭子间写过文章,但当时,不知道是康益里几号。

我是在康益里出生的。康梯路在1945年后改名为建国东路,康益里已是建国东路的尽头了,往东就是肇周路,现在已经又开出了一条建国新路。康梯路以前在法租界内,听我大哥说,当时肇周路、建国东路交界处还有一扇大铁门,抗战时老百姓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迫害,从大铁门里钻到法租界里避难。康益里周围的文化气韵是很浓的。

东侧30米的地方是原先的建国电影院,过去叫荣金大戏院。幼时我在电影院的泥水泥直条装潢上还看到“有声电影”的字样。大哥告诉我,原先的电影是无声的,这里算是高级的戏院,开始放映有声电影。电影院的建筑算是很好的钢筋水泥建筑了,我还记得,1950年国民党“二六轰炸”时,因为康益里离卢家湾的发电厂、水厂很近,经常有空袭,所以一拉警报,我们就去电影院避难。

当年康益里东侧还有个著名的道观白云观(上海道教协会所在地),如今,白云观也搬家了。弄堂的后门,我们称为后弄堂,是永年路,有一家“民乐大戏院”。据老人说,当年淮剧明星筱文艳等人就是从这里唱出来的。在我青少年时代,“民乐”就成了少年之家。“民乐”化妆间边上,还有很高的济公庙,以其特有的庙寺风格吸引了许多人,1949年后成了永年路小学。康益里北面近合肥路,

岁月不慌不忙,年轮不声不响,唯有气温骤然升降让人切身感知季节轮换,还直观了解啥叫“简单粗暴”。

“乍暖还寒时候,最难将息”,其实乍凉还暖也是一样。九月最后一天,气温悄悄地更上层楼,三天时间刷新“史上最热10月天”记录后戛然而止,随即转头向下到十六七摄氏度稳住阵脚,秋雨淅沥和呼呼秋风随之而来,银黄色早桂吹落一地,弥散着从微凉过渡到微寒的初冬气息。刚为前些日积蓄的溽热荡然无存而抚掌,却发现匆忙套上身的长衣长裤已难挡窗外沁入的寒意。从假期第一天短袖T恤大裤衩出游,到最后一日秋装混搭薄绒上班,年轻的称之为“一个假期过三季”的“过山车”体验,而两鬓斑白的中老年就直接形容是“秋冬天里乱穿衣”。而到了上个礼拜,气温居然又眼看直冲三十摄氏度,收得好好的薄衣服要翻出来麻烦,只能有啥穿啥,再“乱”一番。

“换季”,成了一个阶段性高频率出现的口头禅。主妇们抱怨无人分担清洗晾晒衣物的烦琐,又自责忘记了去年是摆放在哪个杄杄;先生们无奈地搬动一个个沉重衣箱,还找机会揶揄下“换季最烦三件事”:更换衣被、伤风感冒、神经过敏……小区业主群里则有人展示过季物品并留言“谁要拿走,明年再上新”,感觉“断舍离”得真够豪爽。不由想起刚刚老店新开的“淮国旧”。以前家境不富裕的人家会将暂时不用的物品拿到这里,换些钱应付眼前窘迫,每逢换季就格外热闹。印象中的店面,不大但很有纵深,并不亮堂,摆满乌泱泱的木质家具,边上一张纸上写着“抄家物资”几个字。看不懂货架上的服装质地如何,但知道在这买衣裳“不要布票”。只有手表和服装柜台灯火通明也时时人头攒动,那时年幼不谙世事,看到柜台里有一架望远镜,售价10元,就壮着胆子问“是军用的吗?”那位营业员睥睨下眼前的赤佬,答非所问:“德国的!”口气有点拽。于是偷偷撿下“拿来看看”的要求。

家里一时展现裙钗与大衣齐现、五彩共厅堂一色的壮观,似乎有点“乱”。如今收纳也有“师”,还能上门整理衣物衣橱,提供家居整理收纳整体方案,所以再“乱”也不怕。但古人说“一屋不扫,何以扫天下”,如今若瞥得某人家中井然有序,可能并非体现怀揣雄才大略,也许就是假手他人理了一下罢了。有人说“小处不可随便”,但“随意”应该可以。纤尘不染、规整刻板的家仅存于小说和传闻之中,短时装点门面尚可,长久便是作茧自缚。惬意生活,一定是边收纳边随意。

在有点平庸的忙乱中,季就这么换了。一年又一年,就在衣物增增减减的四时里,听着窸窣窸窣的摩擦声,想象历史就这么轻轻翻过一页。再忙,也不烦。



七夕会

去葛屋书店购书时,看到附近的香水店开着,一款桂花香正装点门口。想起朋友说有次擦了那款香水,隔着二十米远便有人感叹,“桂花开了啊”。那可是在八月份。

近来才发觉桂花是次第开放的。早开的一树赶上一场秋雨,树下金箔似的洒了一地,衬得泥土也变得娇贵了,但并不能形成香尘。等其余的桂花接续上时,已经过了快一个月,那一个月的间歇里,总忍不住去想念香雾撩人的夜晚,想要把那缕香留在身上。

说起那款颇有名望的桂花香水,与真实的桂花香其实有不少区别。它像是桂花沉在酒里,但又不是桂花酒的味道——朋友形容,是时而桂花,时而酒,也许恰合“欲买桂花同载酒”的意境。我凑近闻了许久,只觉得一股浓烈的酒精味,全然辨不出桂花来。也许是此前桂花闻多了,脑子里已经刻下记忆;也许是每个人对气味的感知不同;也许要散一阵,那桂花香才能透过香气,缓缓飘出来。

因为芳香物质要通过空气中的水分传播。不由得佩服古人的智慧和妙笔,一个“浮”字,勾勒出香味在水气中摇曳而出之貌,谁说感性、直觉的东西一定没道理呢?且“浮”又有浮于表面的意味,自然的香气是显露的,容易被鼻子捕捉和琢磨,现在调制的香水为了追求层次感,不是浮起来,倒是要沉下去,仿佛散掉一层,余下来的一层更有味道,让人闻得有些茫然不知所措。有一阵陪朋友发了疯似的闻

桂子与雪松

钟 菡

雪松调的香水,只因为她喜欢的一位游戏角色,在剧情里形容身上有一股雪松香,淡而清冷,令人想起空旷的原野与燃烧的篝火。从威海路沿着南京西路一路寻过去,闻了几十种记不住牌子的香水,有些名字里直接便写了雪松,有些则要从小一堆香调成分里细细考证追寻。檀香、薄荷、茉莉、麝香、没药、玫瑰……看多了,仿佛在看药方,好像找的不是香,而是一味治疗心病的药。因为夹杂的成分太多,闻来闻去,总觉得味道千奇百怪,说不上哪个是雪松,哪个更“雪松”,但都没有那种淡而清冷的感觉,即

时尚

有一家“同乐大戏院”。这里是演越剧的,好多明星也是在这里“唱出山”的。再往前,复兴中路口,有一家金门鞋帽商店,当年就是金采风父亲开设的。“同乐”边上还有一家雅庐书场,这家书场坚持有好多年月了,十分不易。对面则是著名的天厨味精厂,沿马路的排气扇,让空气中有着味精的“鲜味”。肇周路拐弯处一条大吉路上,还有过去有名的“公共体育场”,1949年前,曾在那里举行多次集会,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。

康益里房子是标准的石库门,紧贴东面的原来是“大地铁工厂”,竹篱隔开,小时候我们总是抽出其中的竹竿玩骑马游戏。一直到长大了,才会体会到“青梅竹马”这四个字的含义,原来就是这样的出典啊!工厂那时有好多青年工人,厂区还有个简易的篮球场,弄堂里的哥哥们在放假时,组成联队和厂里的青工比赛,而我们这些小不点就在边上助威。

有一年,天热得树叶也纹丝不动,一个小伙伴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避暑妙法:我们这些小孩子脚拖着木拖板,到离家大约10分钟的斜桥殡仪馆。大厅里只有一盏低支光的白炽灯,看起来更是昏暗,就更有了几分恐怖感。去的时候,浑身还黏糊糊的,一到那里,看到这些,鸡皮疙瘩都起来了,这汗水也就自然而然地没有了。回到弄堂里,大人知道了,我们都臭骂了一顿。

就这样,我们在弄堂里度过我们的童年时代,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;而我们的母亲辈就苦了,每天清晨就烧煤球,后来改成了煤饼炉,但也麻烦得很。那时,我有个同事居住在“上只角”的南昌路,看到他家有煤气,真是羡慕死了,什么时候我家也能用上煤气啊?

走进康益里,认识的人已经很少很少了,老邻居大都已搬家了。真希望幼时小伙伴能看到拙作,能再相聚、聊聊……